

战国时期莒国亡国问题新探

卢绪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莒国在战国前期亡国,《史记》载,楚简王元年(前431),楚灭莒,这一观点可谓流传甚广。但清代以降,另有观点质疑《史记》所载,而依据《战国策》等指出楚似无力灭莒,而应是齐灭莒。作者通过对《史记》、《战国策》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等文献的梳理,指出《史记》所记楚灭莒一说在没有强力证据的情况下应予以采信。但莒国被楚灭掉后不久即复国,齐宣王四十四年(前412),齐又灭莒,莒城落入齐国之手。《战国策》等史料所记的齐灭莒应是指《史记》所记前412年齐“伐鲁、莒”一事。文章对于探讨莒国政治史乃至战国时期“泗上”地区列国政治格局演变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楚灭莒说; 齐灭莒说; 莒亡; 臧家庄战国墓

中图分类号: K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110(2018)06-0104-07

莒国为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今鲁东南一带的小国,春秋早期一度强盛,与相邻之齐、鲁争雄。至春秋中后期,莒国开始衰落,终至亡国。《史记·楚世家》载,简王元年(前431),楚北伐灭莒^①,古今论者一般多从此说。但清人苏时学、孙诒让,近人蒙文通等据《墨子》、《战国策》等史料以证莒亡于齐。近些年来,有数种支持《史记》说法的研究成果问世,对蒙文通等所持论据及观点予以驳斥,力证莒亡于楚^②。当然亦有怀疑《史记》记载而赞同蒙文通的观点^③。笔者认为,此两种观点论证的乃是不同时期的莒亡,莒初亡于楚,复国后再亡于齐,现论证如下。

一、楚灭莒还是齐灭莒?

迄今,在莒国史研究中,关于莒国为谁所灭的讨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即楚灭莒说与齐灭莒说。《史记·楚世家》载:“简王元年,北伐灭莒。”《史记·六国年表》载“楚简王仲元年,灭莒。”《汉书·地理志下》载:“莒,故国,盈姓,三十世为楚所灭。”由于正史史料记载清晰,古今论者在讨论莒

收稿日期: 2018-10-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肩水金关汉简通关文书整理与研究”(18CZS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卢绪友(1987-),男,山东日照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① 《史记》卷四十《楚世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073页。

② 相关研究见何浩:《楚灭国研究》,武汉:武汉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杜勇:《莒国亡年辨》,《管子学刊》2010年第3期,等。

③ 相关研究见孟文镛:《越国史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86-287页;曹定云:《春秋莒史研究三题》,中国先秦史学会、政协莒县委员会编:《莒文化研究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2-163页;朱文民、王健:《齐灭莒说辨疑》,《管子学刊》2016年第2期等。

国亡国问题时一般多从此说。但是也有论者持齐国灭莒说。《墨子·非攻中》云：“东方有莒之国者，其为国甚小，间于大国之间，不敬事于大，大国亦弗之从而爱利，是以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计莒之所以亡于齐越之间者，以是攻战也。”对此，晚清学者孙诒让在其著作《墨子间诂》中说：

杜预《春秋释例》云：“莒国嬴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舆期于莒。十一世兹平公方见《春秋》，共王以下微弱，不复见，四世楚灭之。”苏（时学）云：“《史记》云‘楚简王元年，北伐灭莒’，据此则莒实为齐灭，故其地在战国属齐。”诒让案：《战国策·西周策》云“邾莒亡于齐”，亦其证。^①

近人蒙文通进一步阐释了齐国灭莒说。他认为楚简王时期，莒恃越，而越国尚且强势，简王元年楚灭莒存疑。此外，他还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齐威王初继位“九年不治”及《史记·魏世家》所载马陵之战前外黄徐子说于魏太子“大胜并莒”的记载，推测“灭莒应为齐威王九年至十四年间事”^②。近年来有人据今山东诸城（时为齐境）出土的铜器铭文“陈翊立事岁十月己亥莒公孙朝子造器九”，认为莒国的公室已归于齐，“蒙文通的结论，由于诸城臧家庄莒国墓地铜器铭文的发现而得到了证实”^③。

针对楚灭莒说和齐灭莒说两种观点，何浩、杜勇支持《史记》、《汉书》所记的楚灭莒说，并对蒙文通等人的齐灭莒说进行了批驳。认为蒙文通“莒恃越而亡”的说法不成立，蒙文所引《战国策·西周策》“宫他谓周君”篇的史料存疑，“‘莒亡于齐’的说法出自策士游说之言，未必可信。”对于出土的战国中期的铜器铭文，则引黄盛璋的观点，认为有可能是楚灭莒后，齐国又并莒地，以莒地贵族管理当地，“莒公孙朝子造器并不能证明莒必为齐所灭”。^④

综上所述，在论及莒国灭亡史时，论者一般择楚灭莒说与齐灭莒说之一，而斥另一说。此两种观点果真无法调和吗？观春秋战国五百多年大事，大小国家被灭无数，但也有相当多的国家亡国数次（如陈、卫、中山、滕等），那么莒国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史记》所记楚灭莒与蒙文通所论齐灭莒会不会是针对的不同时期的莒亡？

二、《史记》所见莒两亡的信息

关于楚灭莒，《史记》等记载明确清晰。郭沫若依据战国铜器中子化盘“中子化用保楚王用征栢（莒）”的铭文，认为“本铭中字，余谓即楚简王名。《楚世家》‘惠王卒，子简王中立。简王元年，北伐

① 孙诒让：《墨子间诂》卷五《非攻中第十八》，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年，第85页。

② 详见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32-133页。

③ 曹定云：《春秋莒史研究三题》，中国先秦史学会、政协莒县委员会编：《莒文化研究文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2-163页。

④ 黄盛璋：《山东出土莒之铜器及其相关问题综考》，《华夏考古》1992年4期。

灭莒。’此言‘征杞’,事亦相合。”^①这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史记》所记莒国被楚国灭掉的史实。然郭氏一说并未得到学界的公认。比如,李零就指出:“第一,铭文‘中子化’是保楚王征杞的人物而不是楚王本人,铭文内容很清楚;第二,此器铭文字体甚早,不仅不可能晚至简王,而且要比淅川楚器的铭文还要早;第三,莒国的器物莒字自铭皆作𣎵不从吕,我们认为,这件器物的年代可能属于春秋早期,‘征杞’也可能是指楚征吕,与灭申时间相近,可能是在楚文王时,最迟不超过楚成王时。”^②陈絜则认为“该盘之年代或为两周之际,铭文中的‘保楚’当读为‘保胥’,与它器所见的‘楚(胥)保’一样,为同义复合词,可训作‘辅助’、‘辅佐’等义,‘用保楚王’是指辅佐周王……中子化盘乃王朝贵族器物,似与南方楚国无涉。”^③李瑾认为“此盘的年代乃楚成王十七年至三十年所作,并非楚简王中之子所作之器”。^④刘彬徽、刘长武则认为中子化盘乃是东周一期的器物^⑤。邹芙都认为中子化盘为春秋早期器^⑥。熊贤品亦认为此盘乃春秋时期器物^⑦。可见学界对中子化盘所载铭文的释读远未达成统一意见,而这之中又多判定中子化盘为春秋时期器物。持齐灭莒说的研究者遂认为《史记》之说乃为孤证,进而怀疑楚灭莒一说的真实性^⑧。

笔者认为楚实曾灭莒(前431年),在没有强力证据的前提下,《史记》所记不应轻易予以否定。但以楚灭莒说来摒弃齐灭莒说,却还有待商榷的余地。《史记·六国年表》载,齐宣公四十四年(前412),齐“伐鲁莒及安阳”^⑨。论者一般将此句断为“伐鲁、莒及安阳”,如《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2013年修订本皆断如此。在解释此句时一般又解释为攻取鲁国的莒与安阳两地,如杨宽即主此说^⑩。但将鲁国与莒地、安阳并称并不符合《史记》行文通例,况且以鲁国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占据莒城,而安阳亦非鲁地。正确的断句很有可能如辛德勇先生所断,“伐鲁、莒,及安阳”^⑪,即攻打鲁国和莒国,一直抵达莒国之安阳。战国时期中原有多处地名名安阳,莒地亦有安阳,《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列传下》云莒地有“五阳之地”,李贤注曰:“谓城阳、南武阳、开阳、阳都、安阳,并近莒。”其中,南武阳、开阳、阳都三地俱在莒城南部或西南,辛德勇考订城阳当在莒城西北,大致处于沂河与沭河上游

①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168页。

② 李零:《楚国铜器铭文编年汇释》,中国古文字研究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编:《古文字研究》第13辑,中华书局,1986年,第374页;另收入氏著:《待兔轩文存(说文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34页。

③ 陈絜:《中子化盘铭文别释》,《东南文化》2008年第5期。

④ 李瑾:《论中国古代“诋”之表现形式及其发展概况——郭沫若先生〈诋辨〉质疑之二》,《史学月刊》1994年第2期。

⑤ 刘彬徽、刘长武:《楚系金文汇编》,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页。

⑥ 邹芙都:《楚系铭文综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9-40页。

⑦ 熊贤品:《中子化盘年代研究平议》,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出土文献》第11辑,上海:中西书局,2017年,第90-101页。

⑧ 可参见朱文民、王健:《齐灭莒说辨疑》,《管子学刊》2016年第2期。

⑨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作“伐鲁莒及安陵”,鲁若作城邑解,则与莒远离齐境,非齐国国力所及,论者一般多取《六国年表》说法,笔者亦取之。

⑩ 杨宽:《战国史》(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02页。

⑪ 辛德勇:《巨鹿之战新解》,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编:《历史地理》第十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另见氏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7-78页。

之间,“而安阳则应该在沭、潍二水上游中间地带”,^①推论得当。此处之安阳或为齐国重要货币安阳刀币的生产地,今潍水上游五莲县七宝山一带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可能是安阳地望之所在(战国时期齐国刀币的重要产地安阳之地望,学界一直不能辨明,此姑为一说)。

断句释义之后,则可分析齐国“伐鲁、莒,及安阳”的大致推进过程。齐宣公末年,齐国对南方尤其是鲁国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攻势,据《史记·六国年表》,宣公四十四年(前412),伐鲁、莒,抵达安阳;四十五年,伐鲁,取都(即叔孙氏之郕,在今山东东平东南);四十八年,又取鲁国的郕地(在今山东宁阳东北);从整个攻势看,齐国对鲁国采取的应是自东往西的进攻战略。宣公四十四年的并伐鲁莒应取得胜绩,所以在第二年便开始经略鲁国都城曲阜以北地方。至于齐军并伐鲁、莒的路线,应是自穆陵关南下,攻下沂水上游鲁国的郕邑(今山东沂水)等地,然后再下莒城,向东攻至安阳,即莒国与越国的交界之处,占领了鲁国沂水上游城邑与复国后的莒国全境,并推进至越国国都琅琊附近的边境。此即《墨子·非攻中》所云莒国“东者越人夹削其壤地,西者齐人兼而有之”(越王勾践在灭吴不久即迁都琅琊,琅琊地即今山东黄岛、日照沿海一带或原本属莒国)。这样看来,莒国在楚简王元年(前431)被楚灭亡后,迟至齐宣公四十四年(前412)已重新复国。

莒国的复国很可能发生在亡国后不久,楚虽灭莒却不能据其地。《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载,越王朱句三十四年(前415),越灭滕(今山东滕州),三十五年,灭郯(今山东郯城)^②。前404年,越又趁齐国内乱灭掉倚仗齐国的缙国(今山东兰陵)^③。这些小国均在莒地西南,已阻碍了楚国入莒道路,楚国与莒地完全脱离开来(楚国也就是在此前后退出了对“泗上”地区的经略,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楚宣王时期)。莒地在此期间就应已脱离楚国的控制而自立。齐灭莒后将南境推进到缙国边境,这才有了缙国依附于齐国而被越国灭掉之事。

对于莒国亡国的时间,蒙文通先生在质疑楚简王灭莒的同时,推断莒亡于齐的时间为齐威王九年至十四年。其中上限断为威王九年的主要依据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文曰:“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记威王纪年混乱,前辈学者已有论断。所谓“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实发生于桓公午时期,且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事与齐无关,而是韩赵所为。对于此段史料,杨宽先生论曰:“此盖史公既将齐威年世误前二十二年,因即取其时史事参入为说,其谓齐与浊泽之役既误,且参入此节,上下文反扞格不相通。”^⑤因此,蒙氏所据就值得商榷了。即使将齐威王击败赵、卫、魏的时间定在威王九年,是年亦不见齐灭莒之讯息。蒙文通先生所推之齐灭莒的时间上限并无实据。又蒙氏所断下限威王十四年,所据为《史记·魏世家》,马陵之战前,魏太子申领

① 辛德勇:《楚汉彭城之战地理考述》,氏著:《历史的空间与空间的历史—中国历史地理与地理学史研究》,第124页。

② 《史记》卷四十一《越王勾践世家》,第2108页。

③ 《战国策》卷二十五《魏策四》“八年谓魏王”章云:“缙恃齐以悍越,齐和子乱而越人亡缙”,即涉此事。详证见蒙文通:《越史丛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29-130页。

④ 《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2289页。

⑤ 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08页。

军过外黄,外黄人徐子对魏太子有语“太子自将攻齐,大胜并莒,则富不过有魏,贵不益为王。若战不胜齐,则万世无魏矣。”《正义》注云:“莒,密州县也,在齐东南。言从西破齐,并至莒地,则齐土尽矣。”莒地在当时作为齐国南疆界域的标志,已为外部所熟知,应该是入齐已久之故。这从侧面证明了本文所论的齐宣公四十四年,齐已并莒。

三、《战国策》所见莒亡于齐的信息

《战国策》中亦可窥见莒复国后再亡于齐的端倪。《战国策·西周策十四》载,宫他谓周君曰:

宛恃秦而轻晋,秦饥而宛亡;郑恃魏而轻韩,魏攻蔡(作者按:当为荆)而郑亡;邾、莒亡于齐,陈、蔡亡于楚。此皆恃援国而轻近敌也。

对于此段史料的解读,历代注者与论者有不同程度的争议,这里不妨对其一一解读之。

关于“宛”国,南宋鲍标注曰:“宛属南阳,故申伯国,南阳,三晋时属韩。韩厘五年,‘秦拔我宛’。盖宛亡在春秋之晋。三家分晋,乃属韩也……秦饥,不暇救宛,故晋灭之。”其乃是直接将宛国等同于南阳地区的申伯国,以附会文义。但秦国所攻取的乃是韩国的宛地而非独立的宛国。《左传》哀公十七年载楚太师追忆往事:“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为令尹,实县申、息。”杜预注曰:“楚文王灭申、息以为县。”是知申国亡于楚文王时。清程恩泽遂认为是条所载宛亡于晋,殆不足信(亦将宛国等同于申国)。其实此处的“宛”国应指地望在今河南济源一带的原国,地处今河南南阳一带的申国从来没有被称为宛国。这一点晚清学者于鬯就已阐明,其《战国策注》云:“此‘宛’当读为‘原’,‘原’、‘宛’叠韵,故得通用。魏策云:‘原恃秦、翟以轻晋,秦、翟年谷大凶,而晋人灭原’。明彼之‘宛’即此‘原’也。”^①晋趁秦饥而灭原的史实大致可寻,原国(今河南济源)近晋而远秦。《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载,晋文公于是年围攻原国,原国遂亡,时在公元前635年。又《史记·秦纪》载秦穆公十四年(前646),“秦饥”。可对应“宛恃秦而轻晋,秦饥而宛亡”。

所谓“郑恃魏而轻韩,魏攻蔡(笔者按:当为荆)而郑亡。”亦有据可循,韩哀侯二年(前375),魏与楚在榆关大战,韩趁机灭郑。《战国策·魏策四》所言“郑恃魏以轻韩,伐榆关而韩氏亡郑”,《韩非子·饰邪篇》“郑恃魏而不听韩,魏攻荆而韩灭之”即言此事。

关于“陈、蔡亡于楚”,《史记·楚世家》已有记载,楚惠王时,楚国灭掉陈国、蔡国,兹不再详述。

而至于“邾亡于齐”。邾亡国主要有两说,齐灭邾和楚灭邾。除《战国策》载邾亡于齐,《世本·世家》(秦嘉谟辑补本)亦载:“桓公后八世而齐灭之。”^②但学界一般认为邾亡于楚。这与《战国策·西周策》所载邾亡于齐的记载相悖。对此,范祥雍先生曾有过解析,其认为:

① 以上关于“宛”国的各种旧说,均参见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增补本)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103页;刘向集录,范祥雍、范邦瑾笺证:《战国策笺证》(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6页。

② 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2页。

邾不亡于齐,字必有误。疑当作“邾”,“邾”或作“邾”,形误为“邾”。“邾”即“莱”。左氏襄公二年传:“(齐侯)招莱子,莱子不会,故晏弱城东阳以偏之。”六年传:“齐侯灭莱,莱恃谋也。”恃谋者,盖恃其有援国之助(杜注谓赂夙沙卫之谋,非)。齐策五苏秦说齐闵王曰章:“昔者莱、莒好谋,陈、蔡好诈。莒恃越而灭,蔡恃晋而亡。”莱、莒、陈、蔡与此策正相应,可证“邾”是“邾”之误也。莒亦为齐所灭,故齐有其地。其国疑亡而复立,如中山只有先后也。楚简王所灭,不知与齐孰先。此文邾、莒亡于齐,谓其恃他国援助而亡于齐,非谓恃齐而亡于楚也。^①

笔者完全赞同范氏的观点,《战国策·齐策五》莱、莒、陈、蔡,正与《战国策·西周策十四》所记的邾、莒、陈、蔡相对应,邾实为莱,而莱国恰为齐国所灭。《战国策》所载“邾、莒亡于齐”,实是“莱、莒亡于齐”。

综上,《战国策》记周臣(并非仅是策士)宫他谏周君的史料,应有可采用的极大合理性。莒国的确曾被齐国灭掉,时间应是在齐宣公四十四年(前412)。

四、余论

山东诸城臧家庄墓地中曾出土有一批青铜器及其它陪葬物品。铜器上载有铭文,研究者初释为“陈立事岁十月己亥莒公孙朝子造器九”^②。其中的“陈”字从土,为田齐陈氏之常用写法;“立事”指主持国政或地方事务,“公孙”为一国之公族。“九”实际上应释为“也”。在齐国境内,陪葬品丰厚的墓主人却以莒公孙自居,其应系莒亡后不久仕宦于齐国的莒之公孙贵族。关于臧家庄墓地的年代,齐文涛、王恩田等学者将其定为晚期,认为“鼎、壶的形制已接近于西汉作风,特别是编钟、编钟和镂空夔形器上的无首龙与河北满城刘胜墓中出土的鎏金环耳铜杯上的纹饰极为相似,其年代在战国中是属于比较晚的”。^③任日新先生则认为:“此墓出土的铜器风格与信阳长台关一号墓和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铜器有近似之处,钟、镈厚重,铸造精致,遗留春秋风格,因而不会晚到战国晚期。钟、镈铭文字从土,是战国时田齐的专用字。‘立事岁十月丁亥’的行文格式臧家庄墓地虽被断为战国中期墓,但墓中随葬的钟、镈等为公孙朝子生前所用礼乐器,铭文字体保持有春秋晚期的风格。”^④黄盛璋先生亦认为墓年代虽划为战国中期,但墓中青铜器应属战国早期,铭文的发现“正提供地下物证,并补史籍记载之缺,即楚灭莒而莒地入齐并未入楚”^⑤。实际上,铭文所反映之信息可与前论《史记》所载齐宣公四十四年(前412)齐“伐鲁、莒,及安阳”相印证。齐宣公四十四年,齐国并伐鲁、莒,占领了鲁国

① 刘向辑录,范祥雍、范邦瑾笺证:《战国策笺证》(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

② 任日新:《山东诸城臧家庄与葛布口村战国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③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王恩田:《东周齐国铜器的分期与年代》,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会第九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294页。

④ 任日新:《山东诸城臧家庄与葛布口村战国墓》,《文物》1987年第12期。

⑤ 黄盛璋:《山东出土莒之铜器及其相关问题综考》,《华夏考古》1992年4期。

沂水上游城邑连带莒都,一直攻击到靠近越国边境的安阳,吞并了整个莒国。莒公族公孙朝子应是复国之后的莒国政治人物,在齐复灭莒时降顺于齐并终老于齐。

齐灭莒,应该是趁机而为。前文已述,越国在朱句时仍呈强势,楚虽北上泗上灭莒,却不能据其地。而越国得以扫灭莒国南部的滕、郯等小国,逼迫楚国退出泗上地区。复国后的莒国有可能依附越国,借以苟延。朱句三十七年(齐宣公四十四年,前412年),越王崩,齐国乘机“伐鲁、莒,及安阳”,灭掉莒国,并推进到越国边境的安阳。此即《战国策·齐策五》所载“莒恃越而亡”。

综合以上之分析,楚简王元年(前431),楚灭莒,但不久即退出泗上地区。莒国复国,恃越以自保。齐宣公四十四年(前412),齐趁越丧而灭掉复国不久依附于越的莒国,吞并其地,莒邑遂成齐国南部军事重镇。

责任编辑:侯德彤

Research on Demise of the State of Ju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States

LU Xu-you

(Institute of Chinese Borderland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the State of Ju was conquered by the State of Chu in 431 BC. This view is widely held in historical circles. But since the Qing dynasty, some scholars expressed doubts about this view by proposing that according to *Strategies of the Warring States*, it was Qi instead of Chu that subjugated the State of Ju. They held that even though conquered by Chu, Ju was soon restored. In 412 BC, Ju was conquered and fell to the hands of Qi. It is hoped this research helps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State of Ju and the political pattern of the states in the Sishang area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Key words: theory of Chu subjugating Ju; theory of Qi subjugating Ju; fall of Ju; tombs of the Warring States in Zangjiazhuang